



标点符号咋惹你了



文/汪金友
图/张叶
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再现了100年前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。这个运动，是中国文化的一场革命。正因为它，中国文字才从文言到白话、从竖排到横排、从句读不清到标点分明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。

按说，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100年，新型的文字表达方式，也早已约定俗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所有的旧文化都会销声匿迹。相反，依然有人怀念旧文化、推崇和坚持旧文化。

比如，我认识一个爱好写诗的人，就特别讨厌标点符号。在他写的所有自由诗里，从来没有加过一个标点。句末不加，句中也不加。比如，“啊啊啊 天空啊 你是那么地蓝 大海啊 你是那么地宽”。

按说，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

他加不加标点符号，也挨不着咱什么事。问题是，他几乎每天，都把这样的烂诗发在微信群里，而且是每个群都发，接二连三地发，早晨发了，晚上还发。让人看了，如鲠在喉，很不舒服。

忍不住，有一天，我和他理论：“你写的那些诗，不加标点符号，让人读起来很费劲。”而他却理直气壮：“你不懂，这是一门艺术。”说罢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后来，发现很多所谓的诗人，都讨厌标点符号。譬如最近在网曝红的贾某某的“尿体诗”和“裙子诗”，也都不加任何标点符号。“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 王者”。

先别说这些诗的意境和内涵，单就看这种杂乱无章的断句，能算是诗吗？你说不算，可有人

说算，不仅算诗，而且是好诗，开创诗词天地，引领时代风骚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字中，是没有标点符号的，而是通过语感、语气、助词和语法结构等，来表示句子的完结。但由于字字连贯，没有间隔，不仅读起来艰涩，而且会经常出现歧义，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。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在《增订解人颐新集》中描述的一段文字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，如果用不同的间隔和语气，就会产生七种读法和含义。

为此，1919年4月，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复、朱希祖、周作人、马裕藻等6名北大教授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，提出了《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方案》。1920年2月2日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。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。

相比起一般文章，诗词的最大特点，是可以分行。长句短句，一句一行。所以有些人觉得，不加标点，都无所谓。但他们忘了，标点符号的主要功能，除了停顿和间隔，还可以标明语气。尤其是那些杂七杂八的自由诗，如果没有了标点符号，读起来也就没有了任何的韵味。

有一位诗歌编辑，曾经给一个作者回了一封公开信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绝大多数时候，在一首诗中缺少标点符号，则意味着这是一个初学者，或者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。”

的确，现在还有很多自命不凡的人。他们固执地讨厌标点符号，固执地坚持半文半白，固执地坚持写繁简体混合字。自以为很优秀，自以为很天才，自以为可以标新立异，其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。

成语故事新编二题

到底谁输了

●石飞

成语故事《鹬蚌相争》说，河滩上，鹬鸟的长嘴死死地啄着河蚌的肉，河蚌的硬壳紧紧地夹住鹬鸟的嘴，互不相让，久久僵持。老渔翁走过来，乐呵呵地把两个一起生擒活捉了。

老渔翁一只手提着鹬鸟，一只手托着河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现在，你们总该把对方放开了吧。”

鹬鸟和河蚌一齐声叫唤：“不放，不放，就是不放！”

老渔翁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冷笑着打趣道：“嘿，嘿嘿，面子比命还重要吗？你俩若是能够相让一点，也不至于双双被擒呀。”

鹬鸟说：“我若先放了河蚌，人家就会笑话我，说我是蠢蛋。”

河蚌说：“我若先放了鹬鸟，人家就会挖苦我，说我是怂包。”

老渔翁见两个仍在争强斗胜，互不相让，便把他们一块装进渔篓里，调侃道：“你们都是英雄，都等着作我的下酒菜吧。”

渔篓里噼啪作响，两个家伙把对方咬得更紧，同时得意地说：“作下酒菜算什么？反正我没输，我是胜利者！”

老渔翁大笑着，拍拍渔篓，说：“安静点吧，别再争了，你们都是赢家，我老人家输了！”

画蜈蚣

《画蛇添足》中那个楚人的门客名叫树皮，因为画蛇添足，赔酒丢脸，一直耿耿于怀，闷闷不乐，总想伺机争回面子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上午，原先与树皮一起比赛画蛇的两个伙伴拦住他，要比赛画蜈蚣，赌法照旧，还是最后画好的请酒。

“好，好哇！”树皮眉飞色舞，举双手赞成。树皮心中暗喜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这回我赢定了，于是迫不及待地大声喊道：“以我为号，一，二，三，画！”

树皮蹲在地上，心里念叨，上次是蛇画添足输的，这回万万不能再给蜈蚣添足。他把竹签在地上用力一划，就成了一条无脚的蜈蚣，随即吆喝起来：“我画好了！”

树皮瞧瞧伙伴，见他俩都在认认真真地给蜈蚣画脚，禁不住笑起来：“哈哈，添足者输！你们都别画了，赶快请我喝酒吧！”

伙伴根本不搭理树皮，继续给蜈蚣添足，把蜈蚣的脚画好后站起身，一齐指着树皮，说：“这次还是你输！”

树皮不买账，咋呼道：“添足的输，我没添足！”

这时候，刚好爬过来一条蜈蚣，俩伙伴拽过树皮，指着蜈蚣，说：“你仔细瞅瞅，看蜈蚣有没有脚。”

树皮朝蜈蚣盯了半天，嘴巴干咕啞，无言以对，只好掏钱请酒。但是，他心里却不服输，郁闷得很：“添足输，不添足亦输，怪哉，怪哉……”

春光明媚
大地回暖
草返青
花又红
春风催童心



钱新明